

3924B

共4册



重刊靜脩劉先生文集序

進賢浚學方義壯撰

予束髮時究觀宋元間史策見容
城劉先生義不仕元心竊慕之以
為魯西生晉五柳其人也而無繇
一至其鄉寄吊古之思萬曆歲丁
亥予更領先生邑事剪蕪先生祠
下問於邑中諸長老僉謂予言先

生昔家邑之垢市村今嗣裔族氏
久湮沒惟是丘墓幸在

文皇帝所賜祠額祭豆自陰少祭脩
葺之後日漸圯且廢矣曰嗟乎劉
先生何淪落至此哉越數月於府
城購獲先生丁亥集并遺文數卷
然字句訛舛至不可讀於是為請
於

郡伯昆陵顧公許重梓焉無何顧公
被

命治兵三關而

太原李公至郡予復請如初遂命
諸生孫重捷王衍祚侯進之各訂
類校共得詩文凡若干卷方義壯
曰天地之氣宋元之際極矣以吳
臨川許平仲之賢而猶然甘心之

也先生拒春宮之命辭集賢之拜
復作詩以自見曰區區此世真何
物落落平生只寸心蓋有味乎其
言之矣隱居三台教授生徒希聖
有解河畜有辯周易發微學士家
有藏誦者此其羽翼經傳之功足
等吳許而出處之正視兩生不赴
綿叢五柳卒老柴桑壘山謝氏後

先生一人而已渡江之賦謂先生
少年之作遜言之意非耶今容新
二邑博士弟子多遠於易名卿節
士往往由學易起家垢市歲苦河
患先生丘墓近之屹然砥柱如故
嗟乎先生文章淑人心節義叅造
化斯亦足以類推也夫予生也晚
無能窺先生奧旨領牧踰年景先

生之烈而慶文獻之在茲也梓人
告成事敢僭序末簡庸識歲月仰
答

顧公李公先後委勤大都云
萬曆十六年戊子冬十二月既望

靜脩先生文集總目

第一卷

理學類七首

說類十首

記類十二首

序類十七首

書類十三首

第一卷

文類七首

題跋類十一首

疏類四首

贊類八首

雜著類四首

銘類二首

碑銘誌表類十三首

哀辭類一首

第三卷

賦類 三首

五言古詩類 八十六首

第四卷

七言古詩類 六十三首

第五卷

五言律詩類 一百首

第六卷

七言律詩類 二百零五首

第七卷

五言絕句詩類 五十二首

第八卷

七言絕句詩類 二百四十二首

第九卷

和陶詩類 七十五首
辭類 二首

雜言類 十首
樂府類 三十三首

先世業事記 十二首

第十卷

附錄追贈靜脩文類 十三首內缺二首不記

靜脩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理學類

希聖解

敘學

河圖辨

太極圖後記

中孚彖

節彖

積善記

說類

唯諾說

唯諾後說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青仙文集
卷之二
皇甫其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勉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記類

宣化堂記

歸雲庵記

何氏二鶴記

馴鼠記

饗餐古器記

輞川園記

高林重脩孔子廟記

退齋記

麟齋記

種德亭記

鶴庵記

遊高氏園記

序類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集註陰符經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內經類編序

送張仲賢序

送郝季常序

送翟良佐序

李公勉渡初名序

賜杖詩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靜華君墨竹詩序

書類

答田尚書

答何尚書

答張推官

答王判官

答勸農

答仲誠問支干

答醫者羅謙父

第二卷

文類

釋菜先聖文

吊荆軻文

告峩山龍湫文

祭御史文

祭王利夫文

祭楊待制文

祭彥才文

題跋類

書饗餐圖後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後

題高允圖後

題婁生平銀模本後

疏類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提學疏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贊類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廉泉真贊

田先生真贊

可庵道士真贊

王允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張大經畫贊

雜著類

讀藥書漫記二條

叙節婦賈韓

武遂楊翁遺事

書畫像自警

銘類

王孝女旌門銘并叙

友松軒銘并叙

碑銘誌表類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茔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茔碑銘

明威將軍浚衛親君總管李公先茔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清苑尹即律公遺愛碑

武強尉孫君墓銘

新安王生墓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孝子田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哀辭類

玉田楊先生哀辭并叙

第三卷

賦類

橫翠樓賦

苦寒賦

渡江賦

五言古詩類

經古城

韓魏公祠

仙臺

黃金臺

張燕公讀書臺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名飲山亭

西山

池二

歡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雲

集陶句二首

晨起書事

丁酉三月十八日

偶書

遊天城

遊源泉

玉溪精廬

隱仙谷

遊雲水庵

題歲寒亭

泛舟西溪

食飲山中

喜雨

以雨我公田
分韻得我字

雪蒼酒

分韻得我字

種松

詠梅

白蓮

玉簪

摘花圖

八月十七日望

四皓二首

嚴光

翟節婦詩并叙

燕歌行

吳山夜雪圖

白馬篇

吞樂天問三首

代來使谷淵明

幽禽

寓意

又二首

有懷

獨酌

月下獨酌

書堂谷晏坐

九日登洪崖

游龍宮

登聖泉庵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分韻得我字

秋晚登西山

九日携諸生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飛泉亭

六華峯

寄宋生

送劉校書回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叙

凡物

植榴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以下五首學東坡小圃五咏

地黄

甘菊

薯蕷

黃精

郭翁詩并叙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

李從事北上

行家園藥畦

種芋

蜀葵

重游此溪分韻得暉字呈保定諸公

擬古三首

秋夕感懷

甌瓜亭

寄故人

第四卷

七言古詩類

桃源行

明妃曲

塞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 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飲後

西山

登荆軻山

薛稷雙鶴

幼安濯足圖

采菊圖

歸去來圖

雪翠軒

山中

飲山亭雨後

巫山圖

李賀醉吟圖

後賦赤壁圖

陳氏庄

采石圖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宋理宗書宮扇并叙

續十二辰詩

送徐生還鄂并叙

蠡吾王翁畫像并叙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宋理宗緝熙殿硯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金太子允恭墨竹

白鴈行

渡白溝

過易水登西樓

登鎮州龍興寺閣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霸陵圖

趙生水墨虎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奩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雪翠軒觀太寧谷

雪浪石

烟霞觀雲巢松

瘍醫詩卷

明河秋夕圖

美人

玉簪

荆南送橘

食筍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柳瓢

南溪竹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元章論書帖

阿寅百醉

友人送枳朮丸

記夢

又

第五卷

五言律詩類

除夕

晚上易臺

登武陽

鄉郡南樓懷古

滿城道中

夏夜

重遊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

生日

虞帝廟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白菊

水亭夏日

野興

秋望

雜詩五首

早發

偶書

宿田家

半世

重渡

恒山樓

登鎮陽和門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文章

一身

周邵

上塚

書堂旅夜

過唐水望堯山

過奉先

雜詩

野興

秋日

山中憶故人

夢採松指及甘菊

種杞

戲荅人送鹿皮冠

觀藥爐自戲

閱竇氏名方

眼醫詩卷

楮母孝節詩卷

張監院過

寄彥通

送友生

虞學士按察江東

郭判官按察

張察院分司臨安

送郝仲常遊北岳

郝季常赴正陽幕

送成都術士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叙

何太夫人壽

示張源

感事

贈荅徐生

旅夜

虞帝廟

登保定市閣

憶金波通院

寒夜

移甘菊

採野苣

食菰白

酒令

蕩尊宋秘監索賦

鸚鵡

宋道人八十詩卷

鄉人王母九十

寄荅祖父

楊子忠總管福州

送尹宰

送成判官

送成從事

寄子東太守

送東海相士

感范女

贈荅學者

西市藥隱

獨立

嘉甫從親王鎮懷孟

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哭松崗先生

哀徐生

烏古倫夫人挽章

侍其提學哀挽

名醫張國崗挽卷

劉仲文挽章

哭張之才

哀郭勸農

顧齋先生稅卷

第六卷

七言律詩類

春陰

秋日有感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叙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叙

登雄州城樓

夢先壟

宿玉泉村先父嘗歆卜隱于此

外家西園李巷

入山

晚眺

山中月夕

惡鳥

五月二十三登城樓

曉出西塘

南樓

良辰

午睡

新晴

野亭會飲三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二道

讀漢高祖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盆池

水燈

方鏡

西窓

有懷

記夢并序

捲簾

偶作

高亭

放哥

自適

荅岸

世上

幾葉

萬古

老大

山石

人生

夏日即事

冬日

午窓

馬酒

平昔

冬日

次人韻

中秋

人情

有客

夜雨

現前

上塚

桃荅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晨坐

與客會飲野亭

過徐橋

白溝

東安趙宋先塋

過東安

登武遂北城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武陽故臺

漢太傅嬰墓

定興文廟枯杏

宿華陽台

又

飲聞鷄台

宿鄉僧致公房

過鎮州宿趙徵士皇極道

宿山人房有懷

宿龍宮

玉乳峯

洪元宮

張忠孝山亭故基

雙清空堂遺址

張氏西園

賈氏溪堂

憇謁山寺

會飲北山

暮春山遊

春日遊山

西山雅會

水北道館

有懷

九日客至

除夕

秋夜

又

新曆

偶成

放歌

野興

秋郊

西湖

對菊

憫旱

城樓待雨

青竹夕集
溪光亭看雨

積雨

秋霖

次韻憫雨

癸酉大雨次人韻

海南鳥

白海青

爆栗

醉梨

飲江漢白

薔薇酒

地仙酒

玉柱雙清香

玉簪

反垂柳短吟

次韻荅劉尚書尊號禮成

荅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次韻范陽郭生

次韻荅趙君玉

傳彥和壽子詩以韻荅

次韻王之才見

次韻荅張夢符

寄張之傑

寄彥通

示彩麟

示有寄

付阿仙誦

送董巨濟尋親

送人官浙西

送人官吳中

張仲賢宣慰淮東

郭太守提舉松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人

贈趙文八十詩并序

都山劉文九十詩卷

青竹文集 目錄 題贈却道人詩卷

訾相士詩卷

遂城道中

渡白溝

避暑玉溪山

鎮州望抱犢山

留題山房

溪光亭小憩

井陘淮陰侯廟

水門庵

樓上

登高有感

新秋

春遊

夜坐有懷寄故人

秋夕

秋日有感

秋望

盆池

痴坐

黑馬酒

賦仲誠席上回杯仲誠命題彥通舉韻

螺

荷

莖

橙

遠山筆架痕字以下七首乃以韻即席課諸生東齊諸物

折疊間牌筠字

梅杖枝字

竹瘦知字

醉黎寒字

玉簪香字

秋蓮空字

西瓜

又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次韻荅河間趙君玉見寄

憶郝伯常

涑陽李文九十壽

壽田慶士

何太夫人生日

偶得二首

次韻荅石叔高

次韻荅劉仲澤

自釋

次韻叩泮宮

哭申也

哭之才編脩

千戶喬侯挽卷

孫沁州哀挽

哭母族李漱陽

挽李漢卿

第七卷

五言絕句詩類

明珠穴

滴水龕

石澤

春日

慎獨

毀譽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鼎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題村舍壁上

已卯正月三日

村居雜詩五首

螳螂以下題屏上草虫四首

蝸牛

蜈蚣

蝨斯

芍藥

以下題飲山亭雜花卉首

牡丹

萱草

薔薇

酴醾

夜合

蜀葵

木槿

看雪

山亭獨坐 二首

題山水扇頭 二首內二首六言

偶成

偶書 二首

明珠穴

盆池

溪橋步月圖

出花

史處士挽章

春露亭書

觀石佛有感

呂洞賓畫像

絕句

鴈圖

商方爵

筭盤

第八卷

七言絕句詩類

臘盡

讀史評

試筆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喜雨書事 二首

九日九飲 九首擬黃巢元日十詠體

山行

銅雀瓦硯

春曉

以杖畫雪偶成

仙人圖 三首

春暮

講學而首章 二首

講八佾首章 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驕吝

講求仁而得仁章 二首

一元

新居

今月

採拍圖

採藥

堯民圖 三首

豳風圖 三首

觀海有感

山家

溪上

偶書

西郊

夏日

早秋

春盡

寒食道中

行樂有感

故園寒食

宿山寺

感事

癸園

記夢

夢過先妣墓

已卯元日 二首

庚辰元日 二首

下山 三首

漫記 三首

戲判遊山詩卷二首

草亭睡起

寒食出郭

即事

冬曉

可庵

許由棄瓢圖

癸酉書事

朱元章雲烟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探春

題枯木竹石圖

酬寫真者

夢中題吟風亭壁

題秋景扇頭

月下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遊飲山亭

顏曾二首

雜詩五首

癸酉

道境

謾題

謾記四首

感興七首

書事五首

試筆

讀史

讀史謾題

梁甫吟

寫真詩卷三首

曾點扇頭二首

燕居圖

堯民圖

許由棄瓢圖

夷皓

青化文集
龜蓮圖

畫李渤聯德高蹈圖

幽人圖

高臥圖

華山圖

孫尚書家山水卷 三首

郭氏家圖

雲山晚景圖

春雲出谷橫披

秋山平遠圖

郭熙山水卷

李伯時馬

祖愚庵家藏畫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題理宗詩卷後

里社圖 二首

新居

偶書

晝睡

睡起

客來

對棊

題樹上

名吾山亭

憶飲山亭

書田舍壁

絕句

山家

山行遇雨

喜雨書事 四首

即事

登樓絕句

山寺早起

萬壽宮館舍

荅問目執其兩端章

次人韻 二首

狂生

蠶齋

勉齋

疎齋

寒食

夜坐即席分賦燈花餅聲

紙帳

謝處士載月圖

昭君扇頭二首

僧惠崇柳岸游鵝圖

題孫氏求慕圖

陶母剪髮橫披

跋遺山墨跡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朱孝子割股詩卷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王治中請蠲免回

賀廉翁舉次兒子

長卿兒子阿延百醉二首

答友人見寄

寄毛得義

寄楊晉州

郝生知林州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送新安田月

偶讀謾記二首

偶書

天命

雜詩

理西齋成

早起

宿山村

宿洪崖觀

大覺寺住

中山道中

大暑絕句

雪嶺遇雨

北窓看雪

賀正

人日

春夜

春夜不寐

故園寒食二絕

中秋無月

霜落

山泉

鼓城龍湫

煮茶

聞角

見梅

落砧

啼鳥

次人望雨韻

豆粥

戲題李勃聯得高蹈圖後二首

秋烟疊嶂圖

畫須

梅雀扇頭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邯鄲歌枕圖

田孝子詩卷二首

雨中聞雲溪不在

贈狂道士

朱君挽童

李臨城哀挽仲温

第九卷

和陶詩類

和九日閑居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乞食

和連雨獨飲

和移居

和還舊居

和九月九日

和飲酒二十首

和有會而作并叙

和擬古九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荆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雜言類

觀雷溪

游郎山

掛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清江曲

先天添硯并叙

示孫諧

早發高黑口號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贈寫真田漢卿別字景延

辭類

白雲二章

樂府類

酌江月飲山亭月夕

玉漏遲沈舟東溪

鵲橋仙

二喜雨

木蘭卷

二

三

菩薩蠻

二飲山亭感舊

三四文

清平樂

二

三飲山亭留宿

四賀雨

五圍棋

人月圓

二

大常引

二

三

風中絮飲山亭留宿 西江月飲山亭留飲

水調歌頭同諸會飲王氏飲山亭索賦長短句做晦翁体

念奴嬌憶仲良 喜迂薦乙亥元日

南鄉子題外甥郭氏留 二張孝通壽

菩薩蠻 王利夫壽 朝中措廉公惠正議舉兒子

臨江仙廉侯舉次兒子 二送王從事

西江月送張大經 二贈趙提學酒

先世雜事記

西塋改葬後祭文 東塋改葬後祭文 三首

先世行實六條 先君記事

郭氏親事始末原缺

第十卷

附錄追贈靜脩文類

靜脩先生墓表 薦劉先生充國子祭酒書

請劉先生教子疏二道 挽夢吉詩

祭劉先生文 靜脩先生壙記

書靜脩先生碑陰 創建靜脩祠堂疏

靜脩先生祠堂記 靜脩先生畫像贊一首

乞褒贈劉公書原缺
建言從祀五章原缺
奏請靜脩從祀孔子廟庭疏

靜脩先生文集目錄終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
哈刺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
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為切覩故徵士集賢
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
城郡公謚文靖靜脩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
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為文務去乎陳言
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
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丘園
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溪居而簡出雖立

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
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
諸學官或又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
傳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
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跋儒學錢糧多處刊行
傳布則上可以裨

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為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
行准以憲司今將項上文籍九本隨以發去合
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

嘉興路總管府

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書吏劉振元等承

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奉直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禿魯

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楊

儒林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哈刺那海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通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實理門

靜脩先生文集卷之一

容城劉因夢吉甫著

理學類

希聖解

歲丁卯 是月 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
萬動俱息於是易州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
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
謂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即而援之深
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
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夫高

明神睿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我此言。于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嚙喟，而歌曰：湛尔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尔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吳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机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于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極之真，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

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浯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先，欵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惧，且驕且憚，乃上手而言曰：駟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搢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形，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窓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為友，與造物

為廷胡為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豕以太虛之
歌引豕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子赴之子何忘之
母乃昧乎天理蔽于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
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于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
成之子何棄豕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
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
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
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
下之人皆可為聖人然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而不
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

理一而已爰其散為萬事終焉而合復為一理
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豕也。豕。聖賢也。人之所鍾
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
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
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
賢。過則聖不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
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
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
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豕為迂。子迂乎。先生迂乎。
苟子脩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履。

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弃而反以我為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子於是叩首而謝曰駟也味道惜學空侗顛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別開茅塞洞見天君駟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中子拊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夕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叙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

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其為陳讀書為學之次叙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歆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

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于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

和之音在意。為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為學之體。春

秋為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迹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振躡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

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王太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剷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體察為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捧棒見血而得情母慘劉母細碎母誕妄母臨深以為高淵實昭曠開廊想惻然後為得也六經既治語益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

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為主。波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為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為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為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

于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于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為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摠為南北史。遣辭記事。頗為

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微計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宗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為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奮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奮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奮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竄為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

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于要名歆以為談說之鑿嘗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者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

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畧。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大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蘓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

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昔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蘓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美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

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藝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蘓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蘓黃而乃

効。晚唐之萎。崇學温李之温。新擬盧仝之恠。誕非所以為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頃。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

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蘓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蘓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麋束昔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啟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

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為末技而衆人所尚不泯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蘓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

長短淺深遲速各應于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為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予子以自存。失天之至善。壞已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已。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尚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為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為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為之者。其畝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既謂河出畝。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為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為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畝即八卦。及蘓子瞻畝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畝為興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佐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畝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為有河必畝。至與因見河畝之說也。哉。其

淨者文集

書仙之集 卷之一 四百九李純賢刊
畚先天畚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
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
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于列禦
寇之書九宮之文見于張平子之言而琴四兌二震
三艮八又雜出于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
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其劉氏之
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為北方陽氣之
始七為南方陽氣之盛九為四方陽氣之究而與畚
合矣而畚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為七上之七
得二固可左變而為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為一又無

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為衍而九為玄者亦無不可然
于畚亦安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為說也就使列
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亦不必遂以
為河畚也夫九宮之說出于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
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即以九宮正為八
卦也斯為九宮之說與河畚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
其于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為畚
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
安得引之以為助乎彼又為邵子 方圓之象而
氏八卦亦以河畚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

曰龍圖之說未必出于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之為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亦謂幾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為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穆種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

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種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為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為不傳於希夷種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為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為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

以為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所子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及理自得而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隱于方士而發于希夷為無可疑而不必強為授于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象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為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為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畫則閔氏之說而范氏

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偽而攻偽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于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竅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

天畡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二者即太極畡之左方
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
靜之根也河畡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為二
成數則先天畡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
畡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即太極畡右方陰
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為陽
動之根者也河畡之奇偶即先天太極畡之所謂陰
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畡先天太極畡之左
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畡水火居
南北之極先天畡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畡陽變陰

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為書所以首乾坤終坎離
終既濟未濟而先天之為畡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
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
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
畡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為畡者則曰河畡
之數五凡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
舉不合天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
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之叙然不知所以為卦所以為畫雖為推衍湊定
不免牽合若五十為所母一九為衍數則揲著求卦

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為說似也然及自為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為白圈黑圈為五相間而為十以白為天奇以黑為地偶取三奇為乾三偶為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為者而謂出于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于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為六為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為十為揲著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于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

盡廢先儒而獨行已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為卦畫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勿之戒而其為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叙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為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為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于已手之所纂畫者自斷以為必合乎天之所出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參攷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所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
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
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
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仲穆之學
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
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
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
不改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改乎契之過也然始也朱
子見潘誌之圖為周子所作而非有言受於人也
於乾道己丑己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

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
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
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
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
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
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改乎此故其
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
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
其母舊為某氏妾蔽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
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大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窺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

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脩新齋記

中孚象

本義於中孚象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象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虫之孽者以釋之予謂于其凶以孽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為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真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為然亦不知其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畜之象也畜則有水虫之象焉故在頤則為靈龜在中孚則為豚魚是特取其象焉尔非必謂其真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不得而知也孫仲誠筮遇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一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象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象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

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
 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
 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
 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
 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
 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為主而守之
 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在
 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
 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
 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

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
 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
 義例之大略焉

續著記

著之在續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
 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
 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
 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續中之著以一

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
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
奇偶而已矣故自掛物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
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
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
而畫亦於是為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
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
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
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
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為合其

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
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物之奇徑一而過
揲之奇圍三而掛物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物
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
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
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
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
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八
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

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初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

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其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言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一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

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強求

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

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玄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

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書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不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浚後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君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二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

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
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
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
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
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
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十二即其所用
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
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
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
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

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
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
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積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
二月吉日積成記

說類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
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
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

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其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高為不然而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大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

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鶩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鷓鴣所以協鶩也，啾啾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于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

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擬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

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子。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

重才業甚備入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其書

養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

僂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畜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養名其齋蓋將

青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三百八十一
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皇甫彛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

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強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翼也，陽之舒屬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翼，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揀之也。既長，誤以予為鄉先生，以翼執勢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翼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
 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
 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
 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
 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
 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
 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
 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
 顧爾自能之子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
 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

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
 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
 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
 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
 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
 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

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鑑，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彥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記類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于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

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佐禮樂制刑政以脩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慕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于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于不宣化而不已至于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于我合我于天地融溢

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開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宰群生寘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于人心聖人之化布于方策頤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賡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于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于宣其上之化也

且請予記之以為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于此待日月于此行賄賂于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永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駟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

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_山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_居築老子祠祠側為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止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烟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予問用他

所行曰嘗收瘡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昔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為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為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大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被髦士兮尚不稱老况軋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處予道眷茲人兮與俱侷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

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一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于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

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証之也今何氏之鶴能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其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天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鳥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

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群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

忘物之不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如相忘蓋安靜忘物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于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饜餐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罍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馬河東元禧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饜餐之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款以張博古之本鳥而且請于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不可知而持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惑者在我
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
為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
人之于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
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
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
庄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
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

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
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
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
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
一字無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
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
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闔立本者已知所以自
耻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
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
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

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已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皆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位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

塗地况可以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于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高林重脩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

五代之際，父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于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字無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樂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

得而私也。蓋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

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
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
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所取于老氏之見夫
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
吾之羨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
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
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
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
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
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

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
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
為處子為昏悶晦寐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
得以病之者皆鬪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
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
而不令盡耳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
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
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
逞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
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六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

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老為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青竹文集 卷之一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
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
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
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
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于
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
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
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
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
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

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
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
雖然子既有取于麟則吾不得嘿嘿于麟矣夫麟之
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
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
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
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
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于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
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于當時
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

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
然予於聖人剥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
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
以當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鄆城先生題
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別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
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子聞或有起夫善慶種德
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
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派而上之也而我為承

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泐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
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
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
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
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
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
心三為庶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寃獄為事使
河南時奏罷鎮南即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
為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
未足以知允中者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

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
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
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
為子孫美慶之堂矣三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
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子
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
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
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

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
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
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
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
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
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
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况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
經不為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
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
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

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夫斯鶴
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
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
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
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
佇立况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
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
月望日劉其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

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
子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
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
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
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
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
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
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
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
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

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序類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簋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脩明

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脩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脩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

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為一無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園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象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奸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

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

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賦立天道合天人者

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脩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

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
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
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
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
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
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
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
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
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
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
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
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
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
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
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
橫于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
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羨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
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
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
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
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
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
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
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
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

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矢志於
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
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
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羨命而已矣雖然周已
矣其遺說亦有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
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
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
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
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波是既無波
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

佐色於前發咲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臯落揚
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
也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
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
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
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
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
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

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
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痊則經之所謂水清
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
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
於中跗腫于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
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
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
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
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
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

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
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
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
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
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于彼焉
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
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
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
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
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
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
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
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
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以者以自嘆今
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
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
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鄉先
生道之今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

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
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
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
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
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
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
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
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
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
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
江山之勝槩者以疇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
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
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
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
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
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
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
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

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
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
其將為州于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
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
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
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
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後而良佐與
馬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

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太息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
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
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
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
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
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
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
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
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
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

九江徘徊於瀟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

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拂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為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恣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沈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
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
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三卷命其爲序某曰夫古人
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
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
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車
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
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
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

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
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
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
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
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
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
之及退則襲而蔽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
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
略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
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

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
為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
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為序而補
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
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苟無恙子孫滿前田
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
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
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

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
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
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
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
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
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
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
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
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
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

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
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
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
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
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
九十為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
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
官婦人封位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

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
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
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矣夫東坡所
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
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
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
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
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

一嗒然此又可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六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

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者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為女真人其祖石倫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

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岩卒，其疾革也。泣謂子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

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存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何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叙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

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脩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真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為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佐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為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徒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為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

青竹文集 卷之一 六十一 三百六十六 李純賢序
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
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書類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
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
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
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
欵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
出智能。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

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
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
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
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
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
皆知其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
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
亦知其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賢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

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
弥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
出而仕矣。况其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
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性命，與心違病卧，
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
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
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
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
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

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舍，
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
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
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
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其
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
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
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
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閱，曲為

青
保全集實踈遠。激殘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其再拜。

與王經畧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欵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為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聞秋嚴維順。肯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畧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為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弄刪潤也。鄉所命寫謄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辦。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却望付下時一覽。

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此謂河苗辯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矣。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爇一咲也。參厥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澣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衛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六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即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後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却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手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實不可以勝主先夫
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跡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
無表墓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
於情文始備希知之其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苦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揔管府廉孚等謹致書于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
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尚
克溫等脩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
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穉瘍醫兄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
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
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
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
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
也鄭氏釋五毒以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
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取之以祝創
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岵驗之果如鄭所
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即以是為五毒則不

青仙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八
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揚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為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為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荅田尚書

某再拜復禮意，愧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鬻先墓，尚賴相去甚近，時得晨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間已一徃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為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

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其復位一行也
 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
 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即往誠不敢虛譌以要人
 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不止此而已矣其再
 拜

答何尚書

其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
 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
 某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
 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三者蓋十

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
 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
 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
 再識之其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啟自猴與仲實交嘗切聞家世昆季之美而
 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
 教五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或以事至
 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
 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

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肯欺
執事也。比當面叙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
官先輩執事。

荅王判官

某頃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切聞才名風節之餘
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
門癡坐蹤跡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
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
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踈凡鄉曲之賢平
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注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

忽八月九日領四月間見寄詩其賦叙平實而興寄
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
期待之辱又驟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
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
得之晚。和荅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
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
復。

荅勸農

某頃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
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為縣學師者

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其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其字其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事行頗可為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為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為得也恒之習之迴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浚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

知其人肯應之否

荅仲誠問支干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陽氣尚強陽出己己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歲萬物則炳然而成

丁陽強不為主其勢遠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代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趾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為萬物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為成熟

陽受始而陰壬之

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顛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顛寅干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截

午悟也五月陰干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衰也十月激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駟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

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日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
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與奔甥氏喪
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
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尚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
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
來人之備宜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
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即送書去比
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宣克溫無異此駟再拜太醫
先生侍下

靜脩先生文集卷之一

